

一個人
可以
是
一
次
天
黑





一个人可以是一次天黑

● 竖着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目 录

1

《竖》《猜火车》《上楼》《没有人排队的椅子》《出租》《农药的滋味》《把手》《瞎子点灯》《水土流失》《兄弟》

2

《候车室》《富民》《服刑期间》《回到底层》《出入口》《砝码》《采购员》
《反面教材》《泡》

3

《玩具手枪》《打结的歌》《假寐》《王会计想到了什么》《父子》《肥皂香型》
《下雪天》《沈太太》《码根码》《提醒》《滥老好》《女人精》《六本木酒吧
的金橘》《欢迎光临》《自选集》《年景》

4

《某月8日》《查票》《星星被数完了》《色情画报》《出界》《回潮》《老魏
的日子》《想当然》《领养狮子》《红》《显微镜》《1106 房间》

5

《稍息》《开始唱》《留京名额》《比赛第一》《无水的池塘》《石头剪子布》
《报纸摘要》《中国 我一定是个外人》《支持》《一封私拆的信》《治安》《要
有光》《马赛克》《猪耳朵》《聊胜于无》《加油站》《补觉》《剪辑》《前后》
《13岁》《在路上》《负责干掉，还不知道是谁》

6

《速度》《漏斗的形状》《你》《"走吧 太晚了"》《开花给你》《蛹》《卖里
脊肉的女人》《绳之以家》《凉了》《耗子不怕》《小卖部》《鸟》《盗墓人》

7

《长途车》《视差》《还给你》《听》《关于自动刹车装置广告词的解说》《说法》《脸》《生命的狗》《卖苹果/买苹果》《去火车站》《扎彩车》《？》《通电》《两天休息加两天病假》《柴片馄饨》

8

《亮出来》《拿》《我就是站在台上麦克前的那个傻逼玩艺儿》《脚伸不直的座位》《老二》《非闲人免进》《取名字》《有条件的话恐怕老虎也是挑食的》《假性近视》《打水》《横》《一个榜上歌手的演出》《HOW FEW ARE TOO FEW TO SURVIVE?》《拾荒者》《近》《少数》《像一张电影票 没去看而已》

9

《失禁》《忧伤》《毛重和净重》《左和右》《醒酒》《冬天》《五成熟》《绝对值》《忘记饮食店》《走》《检查煤气开关》《三个字》《被知道的碎片》

10

《抽样》《心虚一种》《起重》《随地大小便》《舌头》《蒙面不是裸体》《着陆》《将是好几份悼词》《原宝》《水开了》《一个不做父亲的男人》《水又开了》《笑笑》《后来》

11

《老周》《该死的地方》《自己去看》《好死：给乌青》《石门路上》《樊寡妇》《鼎日有福建土特产商店》《下课》《起球》《惠尔通公司圣诞员工联谊会》《你要零钱吗》《芯子》《狗情人》《千年虫》《出来》《哈腻腥》

12

《类风湿》《B》《福冈的海》《小张》《接口》《杨建军》《透明的厚》《血小板》《摇》《泥里》《本不快乐的本能》《加速行驶》《动摇》《后盾》《肥》《早晚》《报销》《准而难听》《许磊没有女朋友了》《答案不统一》

13

《我们就这么一个DJ》《我知道你很难过》《三簧》《电子邮件》《高层》《取缔了一桩行为艺术》《冷饮》《分手》《女式捷安特》《我曾经有一副棋》《葱爆牛肉面》《两个遛狗的人在街上遇到》《笔记本爱情》《如果没有陈升》《和兔子赛跑》

14

《我爱厨房》《两名下岗人员》《壳子的主场》《哇哈哈》《一份简历的背后》《罗宋汤》《天上人间》《我是这么知道有欧洲杯足球赛的》《下》《和妈妈们》

15

《一对不常见的鸟》《从超级杂交水稻夸起》《子母雷》《梦游》《半句话》《介绍几个用人单位》《一件曾让胖鱼头大的事》《清蒸鳊鱼》《济南市地图》《底片》《一出叫“逃”的剧》《丰城监狱里永远的犯人》《我的债》

16

《罗嗦》《乘客止步》《3和7》《MISSION IMPOSSIBLE 2》《理发》《枕边书》《酸雨》《两个肉包子》《我所能知道的子儿》《投诉》《贼在下场上是幸福的》《对角线》《阳台》《但愿人长久》《喀喀喀》《只有一个响的二踢脚》《没有营养的牛角尖》《SHARPEN和BLUR》《一点点就是很多》

17

《我终于失去了我》《一个人可以是一次天黑》《R43/G72/B96》《改进后的啤酒瓶》《一个谜语》《水果罐头》《骑马下海的人》《需要安静的中间人》《上岸》《蝥蝥的肚子》

一匹可能成为旗的布

80年代初的时候，流传着这样的话：“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砸死的准是诗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句话的宾语相继换成过经理、气功师、股东、歌星、自由撰稿人等等等等，眼下又换成了CEO。诗人已经被人忘记，他们越来越关心自我的感受，注重表达一己的感情，诗，已经读不懂了。

竖的诗却是一个例外。他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现在文坛主流诗歌的一个反拨。他用通俗浅显又不失内在节奏的诗歌语言，描写了当今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他写了抢劫未遂的城市贫民（《富民》），写了老婆偷情一辈子窝窝囊囊的村民（《滥老好》），还写了准备去做流产的姑娘（《提醒》），写了在生活重压下的不快乐的农村儿童（《农药》），活画出了一幅老百姓生活的众生相。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竖的诗，绝对赚不到你的眼泪，但却会赢得你的唏嘘慨叹。

竖的诗，绝对排斥华丽的梦幻，但却会惊醒你的麻木不仁。

《竖》

想起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叫竖
我一直想编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仅仅因为长得瘦显然太单薄
如果说是想告诉别人自己是正直的
那酸劲自己都倒牙上次
披特的老婆从厨房拿了把剪刀
就是走进这个有阳台的大间的
披特将反锁的门蹬开之后
才换成现在这扇楼下 301 室装修时卸下不要的门
因为方向正好相反
所以这扇门是倒装上去的
301 变成 10E
而且这扇门在长度上要比原来的门框短
因考虑到隔音和挡风等因素
披特亡羊补牢地从门背后糊上了硬纸板
上面有 MILD SEVEN 的字样

黑皮和那个说普通话的女人现在在里面
我在挨着这间屋的卫生间走肾
单从叫床上听起来
你很难分辨那是普通话还是上海话
反正这时候黑皮肯定是懒得去分辨的

我比平常显然磨蹭地回到自己房间
把桌上剩下的力波啤酒统统倒进嘴里
很遗憾欲望又来了
我到客厅冰箱边上拿了一卷卫生纸
“维达超值装”



“苍蝇”乐队早期有一首歌叫“涅槃”
写家伙如何在乡下漆黑的茅房里手淫
丰江舟这家伙居然给这种行为取名为“涅槃”
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涅槃”是这个乐队唯一打动我的一首歌



像一辆加满油的破车
我比较迅速地完成了这次涅槃
如同真的和姑娘酣畅后一样
我 COPY 不走样地陷入空虚和事后的烟雾
并且体现了维达牌手纸那所谓的超值
也为我以后可以对黑皮之类的角色嗤之以鼻
积累了一点阿 Q 版道德观



这回倒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在别人正在横的时候
自己五十步笑百步地竖了一回
而且会乐此不疲地竖下去
好像姑娘们自己都不想保护的地方
有着我的寄托
呵呵 寄托



I hear a very gentle sound,
With your ear down to the ground——
We want the world and we want it
Now!



Jim Morrison
我会和你一样傻

《猜火车》

“婚姻介绍”

“服装加工”

“招工”

“电脑培训”

“特效（黑十字）包治”

“此处煤气管道 严禁烟火”

“东都十里堡旧货市场->”

“往西 20 米公用电 ”

“高俊到此一游”

死树上缠着茂盛的藤

铁路桥下车嚷着路的不平

压腿的老太太有着节奏

五百米远的楼房像没人住的样子

一根电线杆上写着我的年龄

鸟儿在头上歌唱

鸟笼在老头腿边摆着

他的表情里有不自由的内容

小孩出神地望着着火的布

一条狗 长了一张打哈欠似的脸

雄赳赳气昂昂地趴在铁轨上

火车将从哪个方向来

还是今天根本不会看见

所有人都没呆多长时间

在这地方 我像个主角



身边的草摇起了头

谁在这里 吃过玉米

谁在这里 看过报纸

谁在这里 数过钞票

谁在这里 放过风筝

谁在这里 揉过眼睛

谁在这里 想过心事

谁在这里 跌过跟斗

谁在这里 等过死亡

谁忘记了火车

“1946年从朝阳门到通县 一路上我就遇到四个人”

说这话的第五人死了

而火车总会出现在铁轨上

《上楼》

有一幢始终在加层的楼房

有人住进了一层

开始在一层走动

有人住进了二层

开始在一二层走动

有人住进了三层

开始在一二三层走动……

我一直在上楼

渐渐看不到有人走动

我不断地接近房顶



《没有人排队的椅子》

夜晚的医院是钟的背面
你，像一只削去皮的水果
安全而疏远
失去了昆虫般的好意
我在生一种聪明的病
于是，没有人排队的椅子
没有大夫



还是合作的
即使只有墙
不让步地支持着
一种倾向



死是回声
让人想不起喊出了什么
陌生
有不被原谅的感觉



病是我设计的朋友
宠着我
和血肉模糊的坚持



《出租》

往夜色的前方扑
这是车子
倒在座位上
老一套在发生着
像折磨乐器的滥调子



连新的倦意也被剥夺

光镂出的窟窿 那是灯

黑暗 和越描越黑的经历如出一辙

拥抱的时候 上漆的感觉

替代 剥落

请下手吧

在出租的时间里

有无经验都不成问题

因为 分裂的味道会冲淡

一切其他的味道

《农药的滋味》

农药非常苦 虫子怎么会尝这样的毒

我靠在工具库的门上

盯着最后一个下午

昨天我贪玩忘了收庄稼

你举着扁担在后面追我

跑了快两里地

同学们都看到了

妈妈 你能告诉我 活着有什么意思吗？

虽然我只有小学五年级

但还是知道错的

干嘛那么认真呢

要打死我



我如果是条不知道苦的虫子该有多好
最起码死也可以高兴点
而谁来告诉我
做人的滋味
是快乐的



《把手》

离红绿灯还有三个灯箱
现在是“要买房 找建行”
我喜欢高峰时把手的温度
以及脑袋与胳膊的距离



就像老毛病一样
把惯性再收回来
听心里有个声音
在复原错位时过门



Something In The Way
有几个人会出现在歌的韵脚
车窗刚好映不出我的脸
我不必太像谁的寂寞



还需要被提醒
才可以不需要温暖的东西
不能松开把手
直到该问“下不下”



《瞎子点灯》

让黯淡的灯开着

使瞎子的心亮着
我看见的一直是梦
直到真的有光把我戳醒

没断的那口气是条寄生虫
它伺候着梦
使唤着我
我已经来到离自己很近的地方
漂白所有的黑色素

《水土流失》

土地土地 我停不下来
在火车上 在劳动人民的歌声里
你的野生动物
把生活拆成
食物和理想
为了一个与你有关的全尸

人类的好意却要带领我
全部的根
全部的拥抱
随着水土 流失
流失

《兄弟》

十几岁的时候
谁都看得出我是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打过架？”
是的 你不记得了



没有玩具的童年想它干什么

“再嘴硬我就告诉妈 你到现在还在摸鸡巴”

“你说我也说 你一直在偷外婆的钱”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卫生间窗下看舅妈洗澡”

“我看到你先看的”

那天晚上

妈妈把两个鼻青眼肿的孩子赶出了家门

我骄傲地在前面一会儿跑一会儿走

你拼命地跟着我

始终在十米远的地方

我停下来 喘了口气说

“干嘛老是跟着我？”

你冲上来抱住我 哭了多久啊

你都不记得了

没有玩具的童年想它干什么

十几岁的时候

谁都看得出我是哥哥

《候车室》

面对自己就像面对一个非血缘意义上的继承人

秉性虚掩着善良

而孤独是必中的埋伏

从懂得欣赏缺陷美开始

文字和音乐决定了塑造的人物

另一些人的去污能力

让这个人喜欢上干净的自己

幸福还是会对不牟利地出卖自己表示支持
环境在计算精确的步骤里升值或变质
我完好得像一件还没拆封的礼物
内心喜气洋洋地跟着病人一起下地
让谁是谁看护的说法下达给歹徒



先入为主地坚持着对衰老的认识
懂得不抢激情的跑道
不让经验和孤单轻易钻其他人格的空子
付出来得鬼鬼祟祟
和骨子里的光明正大
严肃着串岗的优势



我只是为了看到火车般的你
在布满我的候车室
带着可以危险的方式
去建立一个地址



《富民》

富民的爹妈给他取了个吉利的名字
但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运气
他一直是个穷光棍
下岗后用剩下的钱从营口跑到了北京



那份大枣的买卖没能干足一个礼拜
几乎全新的板车就给清障队给拖走了
洒了一地的大枣
他给看热闹的人一人发了一个塑料袋
“捡吧 不要钱 谁爱要谁要”